

我的成長(下)

(本文插圖刊第四頁)

● 關 中 (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國立政治大學兼任副教授)

堅持理想心路歷程

我第二次回國的時候，現在的省主席連戰先生是當時台灣大學政治系主任，因為我第一次回國在國研所辦理國際會議的時候跟國內外學術界的人士都認識，他們在學術上，經歷上都比我高很多，當時連先生也認識我。那時杭立武先生當國關中心主任，杭立武先生很照顧連戰先生，讓他籌備中國大陸會議，有一次他們在美國辦理的時候，剛好我在美國，他們就要我去幫忙。

所以我拿到博士學位回國以後，連戰先生就跟我說：「你到台大來教書好不好？我請台大正式聘你當副教授。」同樣地跟對我老師一樣，我說我很感激，但是我不可能到台大教書，我從政大向國科會申請獎金出去的，所以我回國要回到政大教書，才算是對政大有交代。當年是政大推薦我出去的，我怎麼可以拿了學位回來跑到台大去教書？連戰先生有點失望，他說那你來兼課好了，不過他以後在某些場合都說這個關某人原則，不是給他好處就見風轉舵。我想我這一生，起碼到目前為止都能堅持這個原則，有所為，

有所不為。

第二次回國後在政大教書到被執政黨徵召，參加黨的工作，在這三年期間，是我的黃金時代，我愈來愈忙，最高潮的時候在台大、政大教七門不同的課程，為什麼教這麼多呢？有些課並不是我的，我只教三門就夠了，但這個教授出國請我代，那個教授生病請我代，生病的以後沒有好，我就繼續代，出國的回來之後升高了，我也繼續代下去，像現在很有名的人，李鍾桂、張京育，他們的課都是我代的，代了之後他們不教了，結果就變成我的課程。

我從大學畢業後到兩次出國；從回國教書到參與黨的工作，十五年的時間我大概晚上很少睡覺。每個人起居習慣不一樣，我這個人白天永遠是昏頭昏腦，到了晚上精神又特別好，過了半夜簡直有如神助，看什麼都會記得，寫什麼都寫得很快，寫文章白天寫不了幾個字，到了晚上可以像李白一樣，幾千個字一口氣寫完。這是我的習慣，所以我唸書必須要靠晚上。而我開始教書也很苦，人都有自尊心，你說它虛榮也好，人的虛榮如果不要過分，不要影響別人也不是壞事。我

希望受人尊重，我在唸書的時候我就自己開始評價，那幾個老師我尊敬他，那些我看他不起，我心裡非常清楚。我對於認真教學的老師非常尊重，對於不認真教學的老師我非常看不起，我在政大的時候有幾個老師教書教得非常如朱建民、李其泰老師，對我們非常嚴格，我們敬愛他。走出學校之後，感覺上他們的課收穫最多。有的老師當時在外交系有一些課程像國際貿易、經濟學，不知從那裡請來這些怪里怪氣的人，我們經濟學老師上了一學期祇教了二個理論，什麼……，因為教得不好我到現在都記不得了，國際貿易老師更是莫名其妙，他到處兼課，後來發現是中興大學系主任，我到現在都看不起，上課過了一半才來，然後隨便講講說我還有事我先走，考試說沒問題啦，都會及格，這種老師我絕對不會尊重他的。

在教書的時候，我常常提醒自己要當一個被學生尊重的老師，我可能教得不好，可能學識不夠，可能經驗不夠，但我教書一定要盡我所能地給予學生他們需要的東西。我教書跟我考外交官，考研究所一樣我是作筆記的，我剛回國教書，

我的老師跟我講，你要注意喔，你教一個小時要準備五個小時，但事實上我知道我很笨，我教一個小時我準備十個小時甚至二十個小時，所以我教的七門課，教了三年之後七種資料都堆得很高很高，所以我的一生若沒有被執政黨徵召去做黨務工作，我不敢說我會是一個出名的學者，但我想我會是出版品很多的教授，這點我很有信心，因為我每天都在累積，每天都在蒐集資料。

我教書、唸書最重要的是胡適講的一手到，一定要把它記起來，作筆記，所以我從大學畢業到研究所到教書，我的卡片到現在都留著，大概有幾萬張的卡片，所以我在三年的時間，教了七門課我寫了三百多篇文章，編寫了六本書，參加了五十多場大小的學術會議，我認為人的潛力是很大的，不要說自己沒有時間，你不能做。

中美斷交的時候，學術界的朋友被外交部請到台北賓館做作业。中美談判的五個原則是我們幾個學術界的人想出來的，白天一天在準備，因為有什麼資料過來我們就要馬上研究、寫對案，晚上回家已經一、兩點。心情起伏不定，感覺到那股強烈的愛國心，洗把臉又開始寫文章。第二天報上有兩篇文章出來，所以人的潛力是無限的。我不是說我不愛惜我的身體，能吃的時候儘量吃，真正想睡的時候也儘量睡，只要我有精神體力的時候我儘量做事。

回想起來，如果現在再讓我有三年的時間，教這麼多課，寫這麼多書，而且我有時為了節省時間，我把課集中上，七門課在三天之內上完，最多一天要上七個小時的課，但是我過得很快樂

，這是我從大學畢業到黨裡工作的心路歷程。

黨務工作所執理念

我深深感覺到就是人生每個階段都很重要，問題在於你怎麼看待它。有人說關某人你做了十幾年黨務工作，你會不會後悔？我說不會，因為這種經驗是我在其他的領域所學不到的。這個經驗讓我對國家、社會，尤其是一個變動的社會，一個分裂的國家所面對的種種問題，我想我所接觸到的要比很多人豐富，何況我保留了我當學生，教書的習慣有聞必錄，我都做了很好的記載，我想我這輩子沒有時間寫回憶錄，因為我永遠有忙不完的事，如果我有時間寫的話，我想這是一段對國家社會非常忠實的記載。

談到我的人生觀，經歷了過去十三年，加上離開黨務工作已近兩年的時間，現在已經快十五年。在這段時間內，從我被執政黨徵召，經歷了七個不同的工作崗位。我做過青工會副主任、中央政策會副秘書長、台北市黨部的主任委員、台灣省黨部的主任委員、短暫地到行政院做青年輔導會的主任委員，但只有半年時間，所以我常諷刺自己是官運不濟，作官只作了半年，其他都是服務業，以後又回到中央黨部當組工會主任，再當中央黨部副秘書長，民國七十九年六月離開副秘書長職位，這段心路歷程對我而言是非常非常有幫助的。

有人常會問我這個問題，你以學者從政，你到底有沒有貢獻？我的答覆是非常肯定的，我認為我有貢獻，我從擔任黨務工作開始，對於中國

國民黨的民主化，我是非常的堅持，因為我認為我的體會，我從當學生開始，慢慢關心國事。我在大學畢業之前，對政治不但沒有興趣，從來沒有參與過，那時很多同學被找去參加黨部、社團的訓練，從來沒人找過我，或許我太不優秀，太不傑出了。但我對國家、國事的認識和了解是從海外唸書開始，所以我對於整個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我認為基本上是國民黨的主義及政策造成的。

但如果整個社會開放、進步了，如果執政黨本身不夠民主，那對執政黨是很大的傷害。所以我認為國民黨要改變它的體質，要變成一個真正民主的政黨，過去它曾是開國政黨，是革命政黨，現在是革命民主政黨，但我想如果國民黨不放棄革命兩個字眼，它如何要求其他政黨跟他一樣民主呢？這是個很簡單的邏輯。另一方面，如果國民黨不改變它的體質，不把它由上而下的決策模式變成由下而上的形式；不把以前支配性的心態，變成與別人競爭的心態；不把它由一個少數菁英掌握的政黨變成一個全民參與的政黨，我認為對國民黨，對中華民國、對台灣的政治發展是不利的影響。

這是我的理念，我非常執著，做黨務工作的期間，我被人家肯定也被人家批評，但在這方面我認為我維持個非常好的記錄，黨內民主的制度我大力的推動，我第一次到地方黨部工作的時候，我一開始就說，提名要尊重黨員的意見，後來經過幾年的累積才變成一個初選的制度。

執政黨的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我在組工會



①關中（左）與父母親（左二、三）及妹妹（右）合影，右立者為關中夫人張惠君女士。

②關中（右）與聖嚴法師晤談。



時所負責規劃和辦理的，出席大會的代表，在國民黨的歷史上第一次由間接選舉變成直接選舉。首次在國民黨歷史上中央委員的提名由主席一個人提名變成主席提名一半，另外一半由連署產生，我相信這都是一個劃時代的改革。

有人說你會不會因為失去了舞台，感覺到不習慣？我想我不會，因為這舞台本來就不是我的，有一句名言，「不屬於你的東西你永遠不會失去它」我畢竟只是一個書生，說穿了只是一個愛國、關心國事的書生而已，所以貢獻國家在任何崗位上都可以做。

從佛教中領悟三點

我們這一代的人，人人都很有福氣。花蓮的證嚴法師說過，這幾十年生活在台灣的人都是有福根的，因為在一個最安定的環境裡成長。我是唸國際關係的，今天全世界科技發達、資訊發達，使我們可以了解在我們生活的地區之外，有人過得比我們好，但有更多更多的人過得比我們差，政治不安定、經濟蕭條、民不聊生、內戰頻繁，甚至很多地方發生災難，但卻根本得不到別人的注意。

世界是很不公平的，我們在法律上講人人平等，國家在國際社會上平等，那只是指法律上的地位而言，事實上絕對不平等，一九七〇年代非洲一個大國——奈及利亞發生內戰打了好幾年，死了一千多萬人全世界沒有幾個國家注意，甚至上不了紐約報紙的頭條，但是美國洛杉磯死了幾個人，報紙上天天登，難道美國人命要比奈及利亞

人更值錢嗎？

我們今天如果真正愛這個國家，想為這個社會服務，你要抱著心甘情願的心情，抱著感激的心情，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有理想，要有自己的理念，要有自己的原則、立場，如果沒有這些東西你就不會活得很快樂，如果你有這些，你在任何環境中你都會活得很快樂。

我認為人生要堅持理想，要堅持奮鬥，我的人生觀簡單的講就是奮鬥的人生觀，人生就是奮鬥，積極地、快樂地、不停地奮鬥。一旦失去了奮鬥的勇氣，你的人生就會沒有意義。奮鬥不是要你去跟人家打架，跟人家計較，妒嫉別人。奮鬥是要堅持你的理想，你想做什麼？你能做什麼？一個人當你成長到某些階段你必須常常問自己，我是什麼？我不是什麼？不要做違背自己良心的事，不要太勉強自己做自己不想做的事，除非一個條件——你做任何事情都喜歡，你會逼著自己去喜歡，而且愈來愈喜歡工作，我多多少少還有這些特質，我對於不喜歡的工作，只要有決心去做仍然會很喜歡它，因為對我而言如果我不喜歡不但工作沒有效率而且也不會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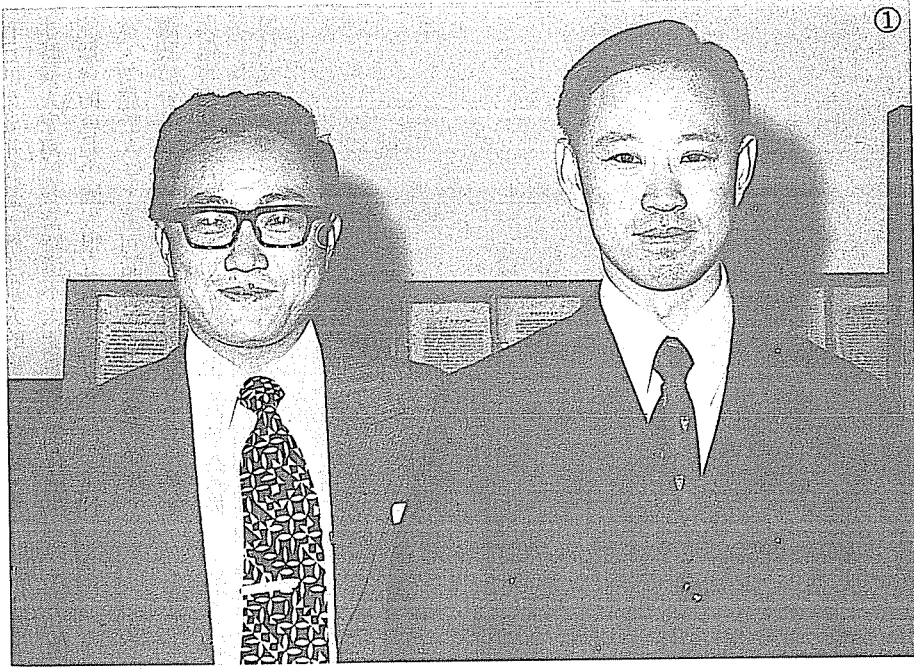
我常說人生完全在一念之間，不過過去這段期間，或許我的朋友太關心我，常常叫我去算命。閩南話有句俗語「命不好才去算命」，我認為命很好為什麼要算命？或許他們看法和我不太一樣，他們或許認為我命不夠好，我這個人很愛朋友，也很尊重朋友，更不願拂逆朋友的好意，所以他們替我約好了某某人很有名，我非去不可，我也照去。什麼紫微斗數、什麼水晶球，我都被

當成實驗品被研究過，但坦白地說我不信，我不信不是說算命不好，算的都蠻好的。我不信我有自己道理，因為對我來講命運不太重要，好運壞運對我來說都是一樣的，都要奮鬥，好運我也不會懈怠，壞運我也不會悲觀，所以算命對我沒什麼太大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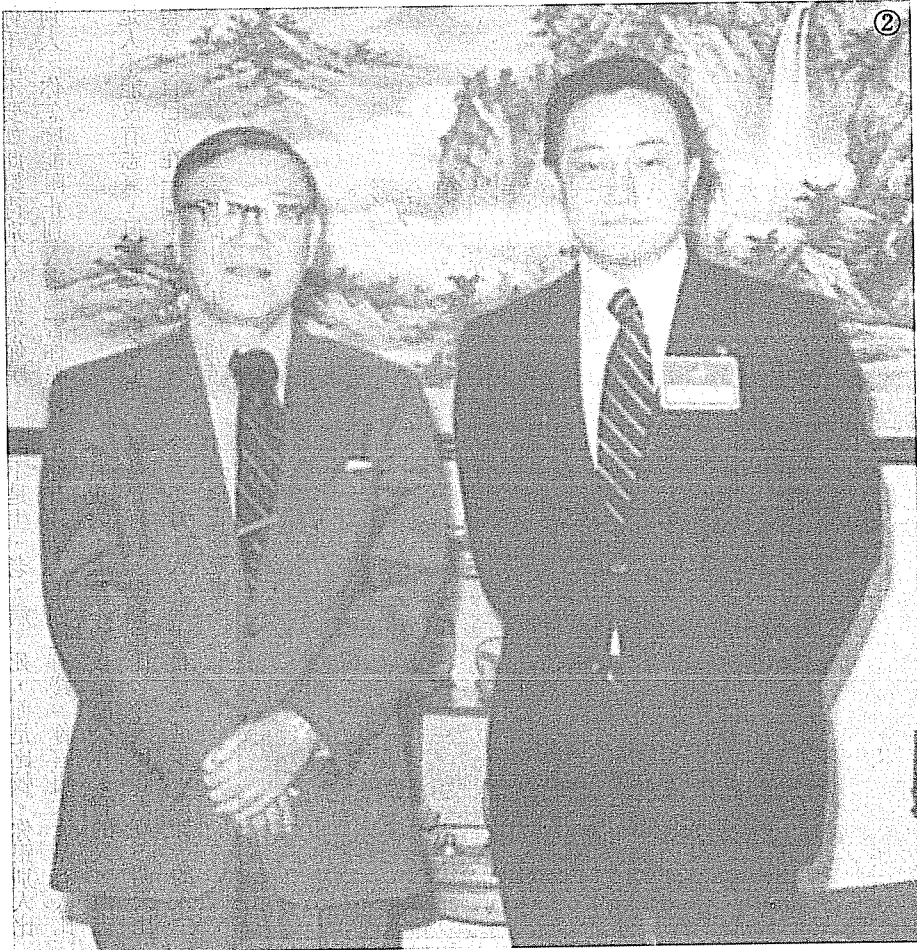
我是來自一個佛教的家庭，但我不認為我是一個很虔誠的佛教徒，我的妹妹們比我虔誠，我有一個妹妹是出家的，另外二個妹妹是吃素的，我內人和女兒也是吃素的，但我跟很多大師講，我很佩服你們，因為你們做的事我做不到。我非常喜歡宗教，我認為宗教可以幫助我們淨化心靈，可惜我的慧根不夠，悟性太差。我從佛教中體會三點，也是我的人生觀的一部分，所以也貢獻給我的朋友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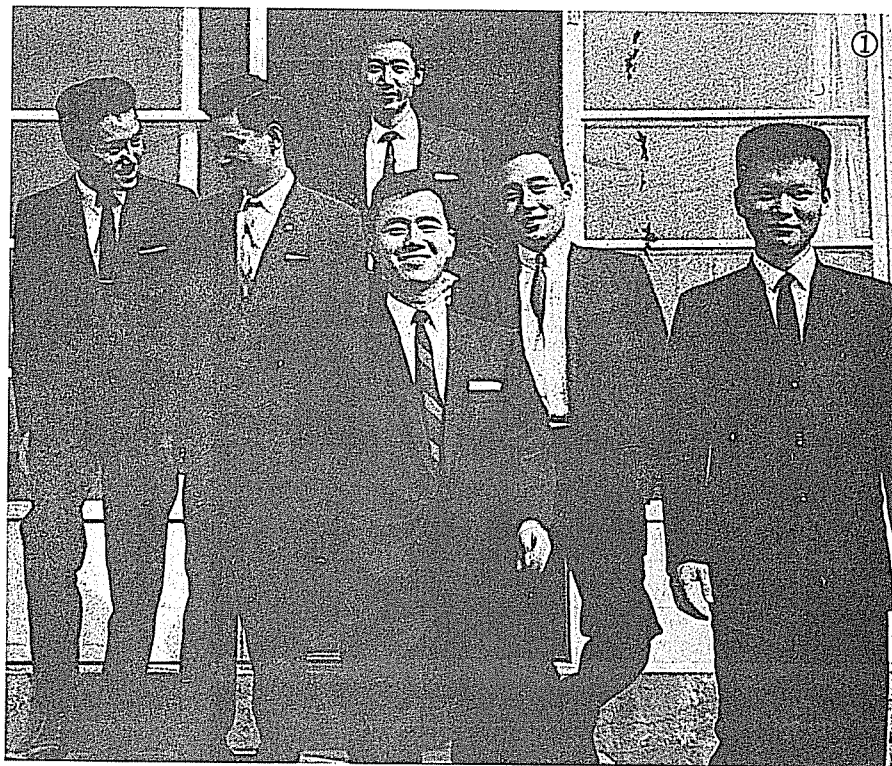
第一是先求安心再求心安。把自己定下來，所以青年朋友們不管你們怎麼忙，功課怎麼重，對自己前途有什麼想法，包括感情生活怎麼複雜，你永遠要找時間把自己定下來，知道自己是什麼？不是什麼？非常重要。一個人最怕就是忙、忙、忙，忙到最後變成了盲目，要定下自己，這樣你做什麼事才會心安，不會沒有目標、沒有方向，你才會按部就班去做想做的事。給自己訂個目標、計劃，但這目標計劃不是不可以修正的，目標要有長程、中程、短程，決定一個三年的目標，每半年是一個中間目標，但每個月要做什麼事你還是要重新規劃，有規劃的日子是最充實的日子。

第二要善用你的智慧、慈悲心。佛家講解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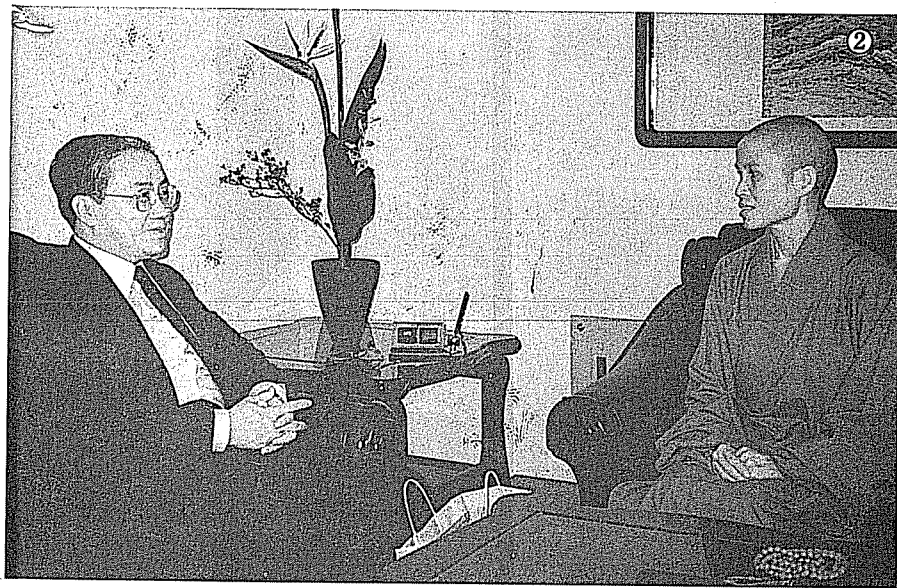
①作者關中（左）與丘宏達教授（右）在美合影。
②作者（右）與沈劍虹大使（左）在美京合影。





①作者關中（左一）於政大外交系畢業時與同學們合影。

②作者（左）拜訪花蓮証嚴法師，晤談時的情景。



自己的事要用智慧，解決別人的事要用慈悲。我小時候人家寫給我當時還不太能體會，現在就很能體會的就是中國人很有名的一句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話是我回國服務到從政，讓我體會最深的一句話，人間所有的不幸、誤會與傷害都是沒有記住這句話，你不喜歡別人對你

做什麼事，你千萬不要如此對待別人，如果你騙人家，傷害別人，你怎麼能阻止別人來傷害你呢？
第三就是人不能沒有志氣，但人要懂得知足、惜福，懂得要把自己放在一個很適當的位置。記得一個佛教大師講了這麼一句話——人生最痛苦

的不是生、老、病、死，而是比較。你跟別人比，你有錢別人比你更有錢。你官再大還是有人比你官更大，大家不要羨慕有錢作大官的人，但志氣是要有的，跟自己比，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更好，天天要求自己進步，這樣子的人生才是真正的充實。